

說真話的大師—— 談論佛法真義，表述佛法正義

陳劍鎧

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

星雲大師的《佛法真義》收集了三百多個主題，是大師平生思索佛法問題，針對佛教界人云亦云，或已產生「沉痾重症」的一般見解，予以辯證說明。他勇於面對佛教的種種問題，正本清源，讓佛法的不二智慧，真實呈現給世人。從他的慈悲與智慧中，我看到了高貴的勇氣。

星雲大師一生關心正法，以及如何弘傳正法。三年前，即大師九十高齡之際，他在《人間佛教佛陀本懷》的序文裡，總結地指出：「所謂『法久則生弊』，今日，世間多少人誤會佛教，不就是因為佛教傳播太久，摻雜了許多背離佛陀本懷的內容。被一些人扭曲了的佛教，失去了佛陀本有的人間性格，可憐的佛陀，就這樣給大家所糟蹋。」從這段話中，可以讀出大師心中所繫者何也。大師主要希望大眾在佛法中得到助益，佛陀所說的教法如果不是人們所需要的，如果不能夠讓眾生受益，不能夠讓眾生得到心靈淨化，達到善美的境地，那麼，這樣的佛法於世何益？因而，大師曾說：「佛說的、人要的、淨化的、善美的」就是人間佛教的要旨。

大師在〈佛法真義·自序〉裡表示：「我們辜負了佛法的真義，我們錯會了佛陀的苦心。所以，對於這些佛法的真義，我們不能不重新來加以探究、加以宣揚。佛教兩千多年來，由於個人的

說真話的大師——談論佛法真義，表述佛法正義

私見、個人的繆誤、個人的迷信，統統都借用『佛說』的名義，讓佛陀承擔了這許多的邪見、虛妄，實在違背了佛陀的本懷。」佛陀的教說在不同時空背景，不斷流衍、傳布，因而必有個人私見、繆見、迷信等思想觀念摻雜在裡面，尤其將佛陀教導的正法不斷地往神通、鬼變的領域強調，讓佛教的真面目被混淆，使得世間眾生無法獲得修持正法的機會。星雲大師指出：「可憐的佛陀，兩千多年來給很多不當的信徒，披上了多少迷信的外衣、神鬼的面具，讓佛陀失去了本來的樣子，不禁令人深為浩嘆。」

他在《佛法真義》裡感嘆地說：「我們今天的佛教界，究竟能不能把佛法真義講出來而不去違背佛陀的本義呢？例如，對於天堂地獄，是供給我們在修學上勉勵自己昇華，不要墮落；但是一些少數的無知人士，都用地獄來嚇唬人，用恐怖來度眾，為什麼不能用天堂的美好來讓人家嚮往呢？」當我讀到這一段話時，不由得拍案



佛教應該用天堂的美好來讓人嚮往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二十七期

叫絕。或許有人會問，這種辯正的說法在古典經論裡處處皆是，有啥好驚訝？唉，殊不知說出這種話的人，是一位當代的和尚，他說「我們今天的佛教界……」，這句話刺痛了多少同行，違逆了多少同參道友的心意。這位和尚不畏勢力，以大公無私的仁慈之心向大眾說「真話」，這是何等高貴。

大無畏的勇敢精神要有前瞻的大格局，更須具有大氣度的擔當。而且，大格局表現在於給人歡喜、給人希望、給人無限的幸福感，上引文說：「一些少數的無知人士，都用地獄來嚇唬人，用恐怖來度眾，為什麼不能用天堂的美好來讓人家嚮往呢？」無知的一部分佛教人士確實常用「恫嚇」的方式來教導信眾，使得信仰蒙上一層神祕的面紗之外，還帶有「恐怖」的意味，讓人不敢親近，尤其年輕人最不喜歡這一套，佛教無法吸引年輕人信仰，這應也是一個絕大的因素。

《佛法真義》不只是泛泛地說些不著邊際的話，在這部書裡舉出許多明確的說法，例如：

佛教講四弘誓願，它是要我們發願去實踐的，但現在佛教徒敢唱，不敢做，當然就沒有人做了。那四弘誓願還有什麼用呢？

現今佛教徒在平時唱誦四弘誓願：「一、眾生無邊誓願度；二、煩惱無盡誓願斷；三、法門無量誓願學；四、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（或是：一、未度者令度；二、未解者令解；三、未安者令安；四、未涅槃者令得涅槃），可能只是快口滑過，形同虛文，未能依文發義，時時惦記於心。

這如同只是嘴巴說「大乘」，屬於口說型的大乘佛教，未能落

說真話的大師——談論佛法真義，表述佛法正義

入實踐的教義，對於生命而言是無法受益。星雲大師質疑沒有實踐的四弘誓願，還有什麼用呢？的確，說食數寶，沒啥用處。

《佛法真義》指出：

佛陀說的六度萬行，是我們自己要去學習菩薩道，要找這六種方法去實踐，是自度度人的。要布施、要持戒、要忍辱、要精進、要禪定、要有般若，但出家人現在都用六度來要求別人，自己不布施，只想接受。實在說，反而讓信徒行佛得度了，我們不能到彼岸，那怎麼辦呢？僧侶只是在佛陀的經論裡面，只想以佛法來獲得利益。

出家學道的目的，是為了成就一切種智，進而以法滋潤眾生，念念皆是如何做好弘法利生的家務本分。然而，星雲大師上述所言，是對出家眾的警戒，作為出家人的他，能夠真心地反省行佛所行的真義，無不令人感佩。

歷代祖師大德對於出家人也常有恨鐵不成鋼的教誨，就較遠的佛教歷史情況，我們暫且不談；如果就清末民初以來佛教所呈現的衰頹現象，僧人素質低落的情形來看，出家眾實有不及格之處。例如印光大師便曾慨嘆當時僧人的作風，簡直跟「敗類」、「無賴之徒」無異，懶惰偷安，不能荷擔如來家業，他說：「現今……僧多敗類，只知著一件大領，即名為僧。僧之名義事業，多多了無所知。」又說：「今之為僧者，多皆鄙敗無賴之徒，求其悠悠泛泛、持齋念佛者尚不多得，況能荷家業而續慧命乎！」、「出家一事，今人多以為避懶偷安計，其下焉者，則無有生路，作偷生計。故今之出家者，多皆無賴之徒，致法道掃地而盡。」

晚清以來僧人腐敗，不是印光大師的個人感受而已，時人亦多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二十七期

持相同看法，例如歐陽漸亦云：「中國內地僧尼，約略總在百萬之數。其能知大法、辨悲智、堪住持、稱比丘不愧者，誠寡若晨星。其大多數皆游手好閒，晨夕坐食，誠國家一大蠹蟲。但有無窮之害，而無一毫之利者。」近代學者陳榮捷教授研究中國現代宗教趨勢時亦指出：「依據可靠的說法，在五十萬和尚與十萬尼姑之中，或者說，在每兩個寺廟五名僧眾之間，大部份對他們自身的宗教都沒有正確的認識。他們的『剃髮』很少是因為信仰。他們『遁入空門』，為的只是貧窮、疾病、父母的奉獻，或者在祈求病癒或消災祈福時承諾將孩子送入寺廟，家庭破碎等，有的甚至因為犯罪。」這樣的情況在現今華人地區的佛教寺院，亦有極大部分也是如此不堪。

可見，僧人腐化無知，是一歷史事實，也是當今現狀。這樣的僧人如何成為帶動信眾學佛的人天師？本身對自己信仰的宗教一無所知，如同佛典所云的「啞羊僧」，對於三藏法義不能詮解，何能度眾？「啞羊僧」雖不破戒，但鈍根無慧，不能揀別有罪無罪，二人共諍，不能斷決，默然無言。除卻啞羊僧，尚有無羞僧，對佛門清譽，破壞殆盡。這也難怪星雲大師會無奈地指出：「出家人現在都用六度來要求別人，自己不布施，只想接受。實在說，反而讓信徒行佛得度了，我們不能到彼岸，那怎麼辦呢？」我想，這樣的看法不是無的放矢，確有實例可證。

《佛法真義》又指出：

佛法裡一個「空」字，千百年來，讓社會上的人士認為佛教「四大皆空」，就是空空如也，什麼都不要、什麼都沒有了，這種斷滅見，我們傳教的法師，講這樣無知的道理，能让人家增加信仰嗎？

說真話的大師——談論佛法真義，表述佛法正義

這又是另一道警戒，講法、傳教不能有「斷見」，這跟「常見」一樣，是佛法所常破斥的邊執之見。

星雲大師在《人間佛教佛陀本懷》亦曾說：「過度宣傳消極的苦、空、無常，讓人民不敢接觸佛教，沒有把佛法積極的真義正確的宣揚給人民知道，社會誤解佛教不能契合人民生活，而成為沒有人間性的佛教。」對苦、空、無常作消極而過度的宣傳，是智慧不足的表徵，也可能心力與定力不足所致；宣說苦、空、無常是希望聽者能夠現觀空性，直下承擔緣起緣滅的無常性，於心住明覺之際，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。如果不能如此作略，便會如同星雲大師所說：「出家人因為不能契理契機，只把佛教從消極上作敘述，沒有從積極菩薩道的精神方面勉勵他人，因此，佛教也就不得不衰微了。」以精誠篤實的行持，從心地自然流出平實契理的法義，並且以應機接眾的合宜性來弘揚佛法，才能真實達到濟世之效。

佛教被打擊的不只是欠缺慈心與悲心，一些講經法師對於法義的體認尚淺，認知不足，遑論實修。換言之，對於法義的研修不夠深入，修證則不足道矣。如果又是「名師」（非「明師」），他們對於廣大信徒的影響甚大，這實是令人擔憂的，因為這種教法只是停留在人天乘的祈福、消災、解厄、求發財、祈良緣的層次而已。可見，以出世的思想作入世的事業，絕非嘴巴說說，不假深思、不負責任地信口開河。非有實證，或是悟解，乃至較低層次的信解「般若」、「實相」、「緣起中道」等，實在是無法能有任何佛教事業可言。

《佛法真義》又提出目前佛教界爭議極大的戒律問題：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 · 藝文 | 第二十七期

「八敬法」一詞，據我的了解，佛陀倡導平等，所謂「四姓出家，同為釋氏」，怎麼會有男女不平等的八敬法呢？不知道是由哪位大德把它結集成戒律，假借佛陀的名義要人來奉行？

八敬法是否是佛陀所制定？歷來有許多爭議。佛教結集經典的主權落在男眾弟子的手裡，在結集的過程裡，是否有出現違背佛陀本意，貶抑女性的情況？這值得反省、檢討。

其實，根據巴利文律藏的研究，有很多戒律並非佛陀親口所說，是後來增添的。尤有甚者，有關「八敬法」的記載，部派佛教對「八敬法」的內容有不同的意見，不同部派對女性的描述各具差異，因而有的部派不是全盤接受「八敬法」。例如，說一切有部認為女人

可以透過修行而轉成男身，但是化地部則指稱女人無法轉男成佛，且有「女人五礙說」，因而，有學者指出「八敬法」不是單純的律法問題，而是化地部所代表的女人觀。

我們都知道在經典結集的過程裡，有逐漸增廣的情況，而且在原始佛典裡也有相當多數是佛陀入滅後，



傳統認為，佛陀是因 500 位女人求請出家而制定「八敬法」，但是否真是如此，多有爭議。圖為泰國寺院壁畫上的比丘尼。

說真話的大師——談論佛法真義，表述佛法正義

佛弟子們所說的東西。我們更知道經典有所謂了義與不了義之別，因之，對於貶抑女性的經據，是否即可視為金科玉律，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，是值得商榷的！原始佛教以降，尤其部派佛教所呈現的經論是否皆為開悟、證悟者心靈流露的言說？頗值探究。例如釋尊在世時，女性出家者亦是人才輩出，但因受到上座部的排擠，形成極大的壓抑。印順法師曾說：

阿難求度女眾出家，受到大迦葉的責難，原因是不單純的。……大迦葉出身於豪富的名族，生性為一女性的厭惡者。雖曾經勉強結婚，而過著有名無實的夫婦關係，後來就出家了。……大迦葉與尼眾的關係，一向不良好，在這結集法會中，因阿難傳述小小戒可捨，而不免將多年來的不平，一齊向阿難責怪一番。……關於女眾，阿難請度女眾出家，釋尊准女眾出家，代表了修道解脫的男女平等觀。大迦葉所代表的，是傳統的男性中心，以女眾為小人，為禍害的立場。這所以漠視問題全部，而將正法不久住的责任，片面的歸咎於女眾。

然而，據我們所了解，現今絕大部分的比丘仍然不放棄「八敬法」，多少有男性沙文主義的心態，如同星雲大師所云：

其實，佛陀制「八敬法」，是為了讓女眾出家能被當時保守的印度社會接受的權宜之法。因為比丘僧團成立在先，自不願放棄「地位優於女眾」的既得利益。一個有為的比丘，應該以學養、道德、修持來贏得敬重，而不是以「八敬法」來強迫女眾必得向比丘頂禮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二十七期

在佛教的僧團結構裡，如果比丘常拿「八敬法」為藉口，壓抑比丘尼的發展，使得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優秀女眾不敢進入佛門，這必定是佛教的一大損失。

「八敬法」的真實性在歷史上備受質疑。星雲大師站在平等的立場，反省出佛陀倡導平等，不可能制定男女不平等的「八敬法」。他在《佛法真義》裡說：「佛陀當初就是為了倡導『平等』而出家，怎麼可能又會制定出如此不平等的『八敬法』來呢？這不是與佛陀自己的說法相違背嗎？所以我認為佛法要正本清源，要提出根據來，到底是誰說的？」佛教女性不須「去性別化」，女人就是女人，好比男人就是男人，男女各自扮演好自己，男性不要以傳統父權心態來歧視女性，女性亦不須在乎性別，讓自己成為男性眼中的負面存在。

大師在《佛法真義》裡，也提出有關白衣說法的問題：

在佛教界，一般在家信徒學佛幾十年，儘管他的學問、道德、佛法足以為人師表，但只能稱為三寶「弟子」，從來不敢有人以「老師」自居。因為傳統的佛教僧團不喜歡在家人說法，總以「白衣上座」是末法的現象為藉口，讓佛教發展受限；就等於南傳佛教，比丘不喜歡比丘尼教團的重建，稱說是違背佛陀的本意。

在經典裡，有《維摩詰經》、有《勝鬘經》等，你能說白衣上座嗎？為什麼在家的教授、信徒，都被認為白衣上座，當作末法來臨，讓廣大優秀的佛教徒，不能助佛宣揚，豈不是那許多倡說這種邪說的人的罪過呢？

這是極為開明的思想觀念，哪有出家人把自己的話語權送給在家居

說真話的大師——談論佛法真義，表述佛法正義

士？但是星雲大師為了佛法，他把正確的觀念及道理公諸於世，相信不少出家人聽他這麼說，必然會再罵他是「大魔頭」。星雲大師是個公而無私之人，他追求真理，堅持真理。

《五濁經》提及佛涅槃後，當有五亂。其中三項是「當來比丘，從白衣學法」、「白衣上坐，比丘處下」、「比丘說法不行，承受白衣說法以為無上」。然而，《五濁經》未見於藏經，僅在歷代的各種隨錄、義記、宗記、疏帖被提及，記載「白衣上坐」（白衣上座）最為詳細的是《法苑珠林》、《釋氏六帖》這兩種文獻，恐怕有造假之嫌，令人存疑。星雲大師說：「『末法時代，白衣上座』，這一句話常用來貶損、質疑在家信眾護法的功德。其實，從佛教史上來看，白衣也發揮了很大的貢獻。」倘若佛教徒心中有法道，則會不忍聖教衰，不忍眾生苦，緣起大悲心，趣入於大乘。是故，弘揚佛法，人人有責。

在任何宗教的場域裡，修行高下的判準，不是以年齡長幼或是出家與否，作為說法、弘法的依據；反而應以有道、無道來論高低。《增一阿含經》云：

爾時，有長老比丘，在彼眾中，向世尊舒腳而睡。爾時，修摩那沙彌，年始八歲，去世尊不遠，結加趺坐，計念在前。爾時，世尊遙見，長老比丘，舒腳而眠，復見沙彌，端坐思惟，世尊見已，便說此偈：所謂長老者，未必剃髮鬚，雖復年齒長，不免於愚行。若有見諦法，無害於群萌，捨諸穢惡行，此名為長老。我今謂長老，未必先出家，修其善本業，分別於正行。設有年幼少，諸根無漏缺，此謂名長老，分別正法行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二十七期

可見，在「真理」面前，沒有長幼、古今、男女、貧富、貴賤之分，誰悟道、誰證果，就應是被學習的對象，乃至被禮拜恭敬的對象。

延亙古今，唯真是真非不可磨滅，偽則難久。真君子去俗套、務實效，此之造福，真是無窮。星雲大師在《佛法真義》裡的每一則論述，都在傳達正知正見，破迷啟悟。高僧大德勇於承擔，不隨波逐流，作為眾生的一盞明燈，這是眾生法身慧命的依恃所在。佛法修持，最講求知見，大師以悲智雙運之圓融知見，強調佛陀的平等觀，本著不二的平等大慧來化導一切；在這一原則下，應機說法，比起佛教裡充斥著太多的陳腔濫調，令信眾不知所措，無所適從，二者真有天壤之別。

人類面對任何事物時，無不時時刻刻地談論、闡述、論辯，為的是講求它的「真義」所在。在佛法的領域裡，談論「真義」的用意在於破除迷信，破迷的另一面即在於啟悟。讀大師的文章，有人覺得平淡無奇，有人覺得意義深邃，不易捕捉；但不論如何，最為重要的是，大師強調佛法真義，在於悟已往之不諫，知將來之可追。

〈佛法真義·自序〉指出：「本書收羅了三百個主題，這只是平時所遇偶感，其實佛教的問題，豈止於這麼簡單。希望有志者，來為佛教重新做一次結集，正本清源，讓佛陀真正的教化，普現在人間。」大師所言，對流衍至今的佛教，深中要害。憂世者聞之，恰可反復思索再三，為天下後世計，使溺而不返之徒，能體恤大師所發之微忱，使佛法真義普現於世，臻於正義。



說真話的大師——談論佛法真義，表述佛法正義



星雲大師一筆字《佛法真義》